

社会与人译丛

ON LIES

论谎言

柏拉图 等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ON LIES

论谎言

柏拉图 著



CHENGDU UNIVERSITY PRESS

论 谎 言

柏拉图等 著

侯 勇、赵光欣 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603.00/5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谎言/(希腊)柏拉图(Plato)等著;侯勇,赵光欣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

(社会与人译丛)

ISBN 7-5001-0365-4

I. 论… II. ①柏… ②侯… ③赵… III. 谎言—研究—文集
IV. C912.6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6059 号

责任编辑:罗进德

责任校对:信 君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市太平桥大街 4 号

邮编:100810 电话:6168196 电报挂号:6230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怀柔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5.5 印张 字数:100(千)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发行处

电话:6168195

ISBN 7-5001-0365-4/G·72

定价:5.0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选辑西方古代到近现代哲学家、政治家、神学家、心理学家、文学家从不同角度论说撒谎行为的文字共四十六篇，既有哲理的分析、道德的教诲，又有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既指出某些谎言的不道德，又肯定某些谎言的合理性，其中不乏精当独到的洞见，也时有令人绝倒的隽言妙语，浏览之余可以受到不少有益的启迪，领略思辨的乐趣。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目 录

柏拉图	神会不会欺骗?	1
柏拉图	高贵的谎言	4
亚里士多德	社交品格与真伪	7
西塞罗	欺诈行为与法律	8
昆体良	雄辩家如何运用谎言	11
爱比克泰德	当学之首	13
奥古斯丁	谎言八种	14
奥古斯丁	致康森梯厄斯书	16
路易·雅各布	犹太人何时可以说谎	21
托马斯·阿奎那	谎言都是不赦之罪吗?	23
尼科洛·马基雅弗利	君主应如何信守诺言	26
约翰·加尔文	圣物之妙用	28
马丁·路德	撒谎者犹大	32
米歇尔·德·蒙田	撒谎要有好记性	33
巴托罗马厄斯·因加尼沃里	《撒谎手册》始末记	37

弗朗西斯·培根	论真理	40
托马斯·德克尔	第二天的胜利	43
雨果·格劳修斯	撒谎的特点	46
布雷兹·帕斯卡	耶稣会士的诽谤	51
杰莱米·泰勒	战时谎言	55
约翰·密尔顿	撒谎的圣者	59
理查德·斯蒂尔	论帮衬欺骗	63
乔纳森·斯威夫特	政治撒谎术	65
塞缪尔·约翰逊	出于虚荣心的谎言	70
伏尔泰	应该凭借宗教来蒙骗百姓吗?	75
让·雅克·卢梭	真正的忏悔	80
威廉·培利	并非谎言的假话	88
伊曼纽尔·康德	绝对论者的观点	92
伊萨克·迪斯雷利	政治性谎言	95
杰里米·边沁	法律上的假话	100
塞缪尔·约翰逊	如何防止诬陷他人	105
托马斯·卡莱尔	饶舌	107
约翰·罗斯金	真谎和假谎	110
塞缪尔·巴特勒	大自然母亲的骗术	113
塞缪尔·巴特勒	有关骗术的另外十点心得	115
	大自然的两大骗局	116
史蒂文森	待人以诚	117
奥斯卡·王尔德	说谎术的衰落	120
弗里德利希·尼采	神圣的谎言	128

马克·吐温	乔治·华盛顿和樱桃树	13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婴孩的精神生活： 儿童说的两种谎话	133
马克·吐温	人品好，才说谎	138
门肯	永恒的艺术	142
阿历克桑德尔·瓦特	厕所墙上的真话	149
乔治·肖伯纳	我们为何必须对孩子们说谎	152
艾尔伯特·卡尔	生意场上的欺诈行为	155
彭妮·文森齐	若犯奸情，必须说谎	160

柏 拉 图

神会不会欺骗？

“那么，倘若神自身不会变化，他们是否愿意欺骗我们，让我们相信他们露面时总是乔装打扮？”

“我觉得有可能。”

“得了吧，”我说，“无论言行，神可能想要伪装自己，欺骗我们吗？”

“不知道。”他答道。

“可是，”我问他，“神和人都憎恶纯粹的欺骗，如果我可以用这个词的话，这一点难道你不知道吗？”

“什么意思？”

“我是说，在自身最重要的方面，在最要紧的事情上，没有人愿意受骗；人最怕受欺骗的就是这些地方。”

“我还是不明白。”

摘自《理想国》，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兄弟阿德曼特斯的对话。

“那是因为你以为我在谈论什么神秘之物，”我接着说，“而我指的不过是人在对于现实的认识上受到欺骗，成为欺骗和无知的受害者；人在这方面最不愿意容忍欺骗，最憎恨欺骗。”

“这一点我同意。”

“不过，一个人在思想上受到欺骗，不了解实情，我们当然可以把这种情况称之为‘纯粹的欺骗’，因为谎言只不过是—定思想状态的某种反映，某种表现，并非原来的纯粹的欺骗。你同意吗？”

“同意。”

“所以真正的欺骗神和人都憎恶。”

“我同意。”

“可是口头的欺骗怎么样呢？有时候，在某些情况下还是有用的，所以也就不那么令人讨厌了，难道不是这样吗？例如，可以用作抗病药来对付敌人，或者阻止我们称之为朋友的人出于鲁莽或愚蠢而干傻事。还有，我们正在讨论的神话中也用得着。过去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谁也不知道，不过，可以尽可能虚构得像那么回事。”

“太对了。”

“你看，在哪一种情况下欺骗对神有用呢？难道神对过去一无所知，需要虚构杜撰吗？”

“这么想真是荒唐之至。”

“所以，美丽的神话不是神写的。”

“不是。”

“那么，神会由于惧怕敌人而撒谎吗？”

“当然不会。”

“神会由于朋友的鲁莽或愚蠢撒谎吗?”

“神既不喜欢笨伯，也不喜欢莽汉，”他答道。

“那么，神没有理由要说谎。”

“所以，我们是否可以断定，在神的世界里根本不存在欺骗?”

“千真万确。”

“所以，无论言行，神都不会欺骗或说谎；无论现实还是梦境，神都不会改变自己，不会用幻象、言辞或什么特殊符号来欺骗别人。”

“你说的我完全同意。”

高贵的谎言

那么，怎样才能编造出不久前谈到的那种必要的谎言呢？就是这样一个堂而皇之的谎言，至少能蒙蔽全城所有的人，有时连统治者也会深信不疑。

哪一种谎言呢？他问。

我回答：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就是腓尼基传说讲的在其他地方经常发生的事情（诗人们如是说，并令世人深信不疑），尽管不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不知道这样的事情能否再发生，或者说，如果以前有可能，现在有没有这种可能。

你怎么那样吞吞吐吐，欲说还休啊！

我回答说，听我讲了你不会奇怪我为什么这样犹豫不定。

从《理想国》一书摘出的这段文字论证了所谓“高贵的谎言”，可说是政治哲学的根本。

不要怕，说吧。

好吧，那我就说，我真不敢直视你的眼睛，也不知道这样大胆的编造该如何讲才好。我想这个说法要一步一步地传播为好，先讲给统治者，再讲给士兵，最后讲给老百姓。要告诉他们，青春是一场梦，从我们这里受到的教育和训练只是表面文章。其实自始至终，他们是在大地的怀抱里孕育滋养；他们的身体，他们的臂膀，他们的一切都是在这里塑造，塑造完毕，大地母亲就把他们送出来。因此，国家就是他们的母亲和奶娘，他们理当为国家的利益着想，保护她免遭袭击，他们应该视其公民为大地的孩子，自己的兄弟。

你的确该为你的谎言感到羞愧，他说。

真是千真万确，我回答说，不过我只讲了一半。我们还要对他们说：公民们，你们是兄弟，可是神并没有把你们塑造得完全相同。你们中有些人有权发号施令，塑造这些人时，神掺入了黄金，所以这些人最为尊贵。神用白银塑造了另外一些人，他们成为辅佐之士。还有一些人，神用了黄铜和生铁，他们成为农夫和匠人。这些特性一般都会遗传给子孙，不过，人出自同一个原种，黄金父母也会养出白银儿子，白银父母也会养出黄金儿子。竭尽全力保护种群的纯洁，监护种群的纯洁，神把这规定为统治者要遵循的首要原则。统治者应该观察人们的后代身上有什么元素。黄金或白银父母的儿子若是掺入了铜铁，天意就是要他降级。尽管孩子会失去尊贵，成为农夫和工匠，统治者的眼里绝不能流露出怜悯。同样，也许会有工匠的儿子，掺上了黄金，日渐尊贵，成为卫士或辅佐之士。一位神谕宣示者说，铜铁之躯卫护国家，国家必遭毁灭。这就是我杜撰的故事，有可能使我们的公民相

信吗？

这一代还不行，他答道，现在还做不到，不过他们的儿子有可能相信，还有儿子的儿子，子孙后代。

我知道的确不易，我说；但是，培养这样的信念，公民们会更关心城邦，更关心同胞。不过，就说这么多吧，现在，我们杜撰的故事可以乘着传言的翅膀飞向世界，而我们则要把生于大地的英雄武装起来，按照统治者的命令，带领他们前进。

亚里士多德

社交品格与真伪

我们已经谈过……与人交往中给人造成痛苦或带来快乐的人们，现在谈谈在言语和行动上，就是表面上表现出真实或虚伪的人们。有些人本来没有某种杰出品格，即便有也不多，但却硬是自称然也，人们一般视其为吹牛浮夸者。另有一些人作法相反，本来具有某种品格，却谎称没有或者自我贬低，一般认为这种人在自我嘲弄。还有一种人介乎二者之间，颇有独特性格，日常生活言谈话语绝无虚假，对自己的品性既不夸大，也不贬抑。三类人各自的行为可能是自然流露，也可能别有用意；若别有用意，各类人言行举止如何依其性格各异。虚伪本自邪恶，应受严责，而真实却是美好，值得褒扬。顺理成章，诚实的人居中庸之道，应得褒扬，而两类虚伪之徒应受指责，尤其是吹嘘浮夸者。

欺诈行为与法律

法律与哲学对付欺诈行为的办法各不相同。法律试图以武力威慑征服之，而哲学家则试图以推理和逻辑征服之，并且认为有了这些，欺骗、虚伪、诡计就不会出现。设置圈套当然是欺骗，即使你并不打算惊吓猎物或把它赶进圈套；不管追还是不追，猎物总会落入圈套。作广告卖房产也是同样，显然，你得用广告设个圈套，然后坐等哪个倒霉鬼不留神被套住。

不过，较之从前，公众舆论要求的标准已经不那么高了。我发现，如今人们一般认为这类行为并非不道德，应受法律法规的制裁。禁止这些行为的是自然本身所规定的道德天理。有一点我以前曾经说过，而且以后还需要反复重申，世界上每个人与其他人之间都有一条联系纽带。尽管这条纽带无所不在，但在同一种族人们之间，这条纽带尤为牢固，在一国同胞之间，这条纽带尤为紧密。

人类之间的自然纽带无所不在，我们的祖先把一国民法

与普遍法则相区分，原因就在于此。民法诚然可以包容于普遍法则之中，但二者不可等同，因为后者更能包罗万象。

何者为真实可靠的法律与正义，对此，我们并没有任何具体明确的概念。我们有的只是些线条和轮廓，而且受其引导的范围仍十分有限。因为至少这些线条和轮廓产生于最精妙的模型，也就是自然和真理赐予我们模型。想一想这条准则多么崇高：我不应该由于你和由于对你的信任而受到欺骗和欺诈。还有一句金玉良言：诚实者之间的交往必然诚实，绝无欺骗。

可是，仍然有一些重大问题没有答案：何为诚实者？何为诚实的交往？

大主教斯奇沃拉对于涉及诚信表现的所有仲裁案件都十分重视。他认为这条准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适用于监护、结社、信托、委托、买卖、雇佣和租赁等各个方面，也就是构成日常人际关系的所有交易活动。斯奇沃拉认为，在这些领域，要判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何法律责任，而且常常是在纠缠不清的情况下，非要有超凡的判断力不可。

因而，绝不可欺诈，绝不可玩弄任何貌似智慧的诡计。智慧与诡计截然不同，相去甚远。智慧的作用在于区分善恶，而诡计则偏袒其中一方，实际总是偏爱邪恶一方。

顺应自然而建立起来的民法制度惩戒诡计和欺骗，其管辖领域不只是房地产业。以奴隶买卖为例，卖主绝不可有任何欺骗行为。地方行政官裁决，如果卖主知道要卖的奴隶身患疾病，是逃奴或窃贼（除非该奴隶是继承得来），他就必须据实禀报。

这样，我们就得出了结论。自然是法律的源泉，利用他